

心理腫瘤服務之1：

一位只是覺得痛的女子

文／心理腫瘤個案管理師 鄭婉云

每天早上9點到10點是我收困擾溫度計的時間，我走到急重症大樓6樓病房，數著…數著…零分，又是零分。突然，我的手停了下來，眼神也盯住「8」分…，8分是生活調適上感到非常困擾的數字，書記還在下面註記著「自己打8分，不知道如何表達就只是覺得痛」。我一定要先去看她！

她是鄭女士，住院期間無人陪伴。她因案被判刑7年，獄中發現罹患大腸癌，正在保外就醫中，如果病好了，還要回去繼續服刑。

她的床位靠窗，我一進病房就看見她坐在床邊的椅子上望著窗外景色。我打斷了她的沈思，開口介紹我的職務及來意。她轉過頭來，面色偏黃，尤其眼眶周圍是黑的，完全沒有笑容，我瞬間直覺到一股濃烈的殺氣。由於不習慣跟個案站著講話，她便將椅子讓給我坐，自己則坐在床上，面對著我。

一步步突破她的心防

我問：「妳現在覺得如何？妳昨天的困擾溫度計給自己打了8分，這…8分是…」。

「就是背部及肚子痛」，她一邊說一邊按摩著痛處。

「疼痛指數從0到10分，妳現在感受的是幾分？」。

「6-8分」

「想必妳現在一定很痛苦！」

她簡單回應：「是！」

鄭女士很酷，除非你問，不然她不會主動講。

於是，我再問：「有沒有人在這裡陪妳？」。

她面無表情的說：「沒有。」

「那妳的三餐呢？」

「媽媽會送來給我吃。」

「妳有結婚嗎？」。

「沒有，但是我弟弟住在附近，每天會來看我」。

我想，要突破她的心防不容易，因為她說過在服刑期間，心理師都會定時去監獄看她，她應該知道我跟她們是一樣的。於是我問：「妳對妳的病情了解多少？」

「醫生說不會好了，但是我想活久一點。」

所以，妳現在的心情是…

「活著沒有意義！」

聽到這個回答，我終於可以見縫插針了。

原來堅強只為了掩飾脆弱

「妳是否曾經有過愧對或拖累家人的想法？」。

這時，我感到她的殺氣減弱。她幽幽地回答：「我目前的生活開銷都是媽媽給的，媽媽74歲了，每天跛著腳送飯來給我吃，但我就是吃不下，很愧對媽媽。」

「妳很心疼母親行動不便還要送餐來，其實她送的不只菜，還有愛，對不對？」。

鄭女士頻頻點頭

「當妳吃不下，便覺得愧對母親的愛，是這樣嗎？」

「對！我知道這就是愛，所以我不得不在她面前吃，每吃一口，我的肚子就好痛，但是我不能讓母親失望。」

當她的態度愈來愈軟化，我說出我從第一眼看到她直到現在的感覺：「妳起初讓我覺得很堅強，現在我發現其實妳很脆弱。」

她呆住了，而我想我有機會滲入她的內心了。

「妳覺得…」

「我覺得身體方面是可以的，但會喘」。

我繼續攻勢：「妳需要…」

「我需要健康的身體。」

「長期的病痛讓妳對自己喪失信心，因此不敢要了？」

她又是頻頻點頭：「我要不起，所以我的生命沒有意義」

「妳悄悄渴望著…」

她的眼睛泛著淚光：「我悄悄渴望著做一些事，不要只是等死。」

「妳害怕…」

「我害怕麼都不能做」，淚水從她的眼角流出。

「不要以為妳…」

她接著說：「不要以為我很堅強，其實我很脆弱」，她大聲痛哭。

終於釋放出她心底的痛

這時，我的雙手已經緊緊握住她的雙手，我從來不在意坐在我前面的人是什麼身分什麼背景，我只知道她需要我的幫助。我對她說：「相信妳的背後一定有一段深刻的故事！」我的眼角也已泛著淚光。

她點頭如搗蒜，一邊哭一邊說：「我的生命故事是很精彩的。」

「謝謝妳願意把最真實的自己展現在我面前，我也真的希望有機會請妳將妳的生命故事分享給我」。

她又是哭又是笑，困惑地說：「我怎麼哭了？」。

「妳多久沒哭了？」。

「不記得了，我從不在人前哭的，不過好久沒有這麼舒暢了！」

我說：「謝謝妳願意在我面前哭。」

最後，我給她我的名片，並訂下盟約，下次入院一定要找我。跟她告別後，我再度看著困擾溫度記上的那句註記「不知道如何表達就只是覺得痛」。現在，她已經把她的痛釋放出來了，所以她覺得舒暢，在我緩緩滲入她內心的那刻起，她的雙手就停止了在背部及肚子的按摩。🕒